宋史/卷4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家六 湖南周氏周行逢(子:保權 附:李觀象 張文表) 荆南高氏高保融(弟:保勗 子:繼沖 弟:保寅 附:孫光憲 梁延嗣 漳泉留氏留從效 陳氏陳洪進(子:文顯 文顥 文顗 文項)
◄

宋史
卷四百八十四
列傳第二百四十三　周三臣 韓通 李筠 李重進

► 外國一 夏國上

◎周三臣○韓通李筠李重進

【序】

《五代史記》有《唐六臣傳》，示譏也。《宋史》傳周三臣，其名似之，其義異焉，求所以同，則歸於正名義、扶綱常而已。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，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，然不傳於宋，則忠義之誌何所托而存乎？李筠、李重進舊史書叛，叛與否未易言也，洛邑所謂頑民，非殷之忠臣乎？孔子定《書》，不改其舊稱焉。或曰：三人者嚭臣唐、晉、漢矣。曰：智氏之豫讓非歟！作《周三臣傳》。

韓通

韓通，并州太原人。弱冠應募，以勇力聞，補騎軍隊長。晉開運末，漢祖建義於太原，置通帳下。尋從漢祖至東京，累遷為軍校。漢祖典衛兵，以通為衙隊副指揮使，從討杜重威，得銀青階，檢校國子祭酒。漢祖開國，加檢校左仆射。隱帝即位，遷奉國指揮使。

乾祐初，周祖為樞密使，統兵伐河中。知通謹厚，命之自隨，先登，身被六創，以功遷

本軍都虞候。周祖鎮大名，奏通為天雄軍馬步軍都校，委以心腹，及入汴，通甚有力焉。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，領雷州刺史。

廣順初，為虎捷右廂都校，遷左廂，充孟州巡檢，繼領永、睦二州防禦使。周祖親征兗州，以通為在京右廂都巡檢。時河溢，灌河陰城，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浚汴口，又部築河陰城，創營壁。未幾，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，周祖親郊，正授節度。并州劉崇南侵，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之，敗於高平。以通為太原北面行營部署，為地道攻其城。俄班師，移鎮曹州，檢校太保。

世宗即位，以深、冀之間有胡蘆河，東西橫亙數百里，堤堨非峻，不能扼契丹奔突。顯德二年，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，功未就，契丹至，通出兵迎擊退之，遂城李晏口為靜安軍，四旬而完。又城束鹿及鼓城，並葺祁州。時大兵之後，遺骸布野，通悉收瘞為萬人塚。又城博野、安平，往來深、定間，夜宿古寺，晝披荊棘。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，會契丹騎數百奄至，通率麾下與戰，日暮大風雨，契丹解去，擒十餘騎。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，皆旬日畢。歸朝，會攻秦、鳳，以通為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，入大散關，圍鳳州，分兵城固鎮，以斷蜀餉道。未幾，拔鳳州，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。

世宗征淮南，命通為京城都巡檢。世宗以都城狹小，役畿甸民築新城，又廣舊城街道。命左龍武統軍薛可信、右衛上將軍史佺、右監門衛上將軍蓋萬、右羽林將軍康彥環分督四面，通總領其役。功未就，世宗幸淮上，留通為在京內外都巡檢、權點檢侍衛司。是役也，期以三年，才半歲而就。三年，追敘秦、鳳功，改領忠武軍節度、檢校太傅，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候。世宗幸壽春，為京城內外都巡檢。淮南平，為歸德軍節度。

六年春，詔通河北按行河堤，因發徐、宿、宋、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。世宗將北征，命通與高懷德、張鐸先赴滄州，賜襲衣、金帶、鞍馬、器帛。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。俄為陸路都部署，殿前都虞候石守信副焉。又命通巡北邊，自浮陽至淤口浦壞坊三十六，遂通瀛、莫。初克益津關，以為霸州，役濱、棣民數千城之，命通董其役。師還，以為檢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。恭帝即位，移領鄆州。

太祖奉詔北征，至陳橋為諸軍推戴。通在殿閣，聞有變，惶遽而歸。軍校王彥升遇通於路，策馬逐之，通馳入其第，未及闔門，為彥升所害，妻子皆死。太祖聞通死，怒彥升專殺，以開國初，隱忍不及罪。即下詔曰：“ 易姓受命，王者所以應期；臨難不苟，人臣所以全節。故周天平軍節度、檢校太尉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

使韓通，振跡戎伍，委質前朝，彰灼茂功，踐更勇爵。夙定交於霸府，遂接武於和門，艱險共嚐，情好尤篤。朕以三靈眷佑，百姓樂推，言念元勳，將加殊寵，蒼黃遇害，良用憮然。可贈中書令，以禮收葬。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。 ”

通性剛而寡謀，言多忤物，肆威虐，眾謂之“ 韓瞠眼 ”。其子頗有智略，幼病傴，人目為“ 橐駝兒 ”。見太祖有人望，常勸通早為之所，通不聽。後太祖幸開寶寺，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，遽命去之。

李筠

李筠，并州太原人。善騎射。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，募勇士為爪牙，筠操弓矢求見。弓力及百斤，府中無能挽者，從榮令筠射，引滿有餘力，再發皆中，因以隸麾下。從榮難作，筠騎從至天津橋，射殺十數人，知事不濟，棄馬遁去。清泰初，應募為內殿直，遷控鶴指揮使。

晉開運末，契丹犯汴京，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，召置帳下。及契丹主北歸，死欒城，延壽至常山，為永康王所縶。契丹眾數萬，據常山，後北去。留耶律解裏，眾才二千騎，又分別部首領楊衮以千騎掠邢、洺。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，契丹與漢相雜，解裏性貪恣自奉，削漢軍日食，眾皆菜色。筠乘其怨，密與王堯、石公霸、何福進等謀，以閏七月二十九日伺契丹守閽者旦食，撞寺鍾為期，相率入據兵庫，次焚牙門，大呼市人，並力擊焉。契丹眾大驚，由北門而出，解裏趣族乘列之於野。明日集眾入郛力戰，屬晉士卒分掠，唯控鶴一軍與市民禦之，死傷相繼。午後，郛外民千餘知契丹奔敗者，持兵趣其族乘，將劫之，守者入郛馳告，解裏聞之，遂挈族而去。初，筠建謀約諸將同力，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首匿於室不敢應，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，再榮不得已而行，諸將次第赴之。及契丹去，百姓死者二千餘人。諸將互伐其功，筠詣故相馮道請權領節度事，道曰：“ 子主奏事而已，留後事當議功臣為之。 ”道恐諸將爭功復亂，乃以再榮前職貴加諸將，權推為留後，人心遂定。是戰，筠功居多，即送款漢祖，以其子赴朝，漢祖深賞之。以控鶴一軍力戰，優加賜與，授再榮留後，筠博州刺史。筠以賞薄不悅。

周祖鎮大名，表為先鋒指揮使，又為北面緣邊巡檢。周祖起兵入汴，筠同郭崇從，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，彥超東奔。廣順初，權知滑州，俄真拜義成軍節度。數月，改彰德軍節度。會並人侵晉州，王峻率師往拒，筠亦請西征，詔褒之。又乞免黃澤關商稅，奏可。周祖征兗，還次濮，筠因朝，獻馬，賜襲衣、金帶。從至澶，宴訖遣還。及召潞州

常思入朝，命筠權知軍府，思改宋、亳，以筠為昭義軍節度。三年，加檢校太傅。時王峻兼節製，以筠及王殷、何福進皆創業功臣，故並加恩焉。顯德初，周祖親郊，加同平章事。

世宗即位，並人入侵，其將張暉率先鋒自團柏穀入營梁侯驛，攻劫堡柵，所至焚略蕩盡，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二千拒之。令均營於太平驛，驛東南距潞八十里，失於偵邏，暉淩晨奄至，潞兵被甲介馬，暉見之佯退，潞兵追之，並伏遂發。令均且鬥且卻，步卒降並者數百人，騎不復者百人，餘眾還保潞。世宗親征沁州，降之，命筠率沁之行營兵赴太原，符彥卿戍忻口，拒契丹援兵。彥卿請益師，詔筠與張永德以三千騎益之，既至，以偏師繞契丹後，奮擊走之。師還，加兼侍中。

二年，筠破並軍於榆社，獲其將安濬、康超等七十餘人。三年，筠遣行軍司馬範守圖率兵入遼州界，殺並卒三百餘，獲小校數人以獻。四年，又遣守圖入河東界，降二砦。五年，筠自將入石會關，破並人六砦。是冬，又破遼州長清砦，擒其磁州刺史李戴興以獻。俄又敗並人於境，斬三百餘級。六年，平遼州，獲刺史張丕旦等二百四十五人以獻。筠在鎮擅用征賦，頗集亡命，嚐以私忿囚監軍使，世宗心不能堪，但詔責而已。恭帝即位，加檢校太尉。是秋，令裨將劉繼忠將兵與吐渾入並境，平賈家砦，斬百餘級，獲牛羊而還。

太祖建隆初，加兼中書令，遣使諭以受周禪。筠即欲拒命，左右為陳曆數，方僶俛下拜，貌猶不恭。及延使者升階，置酒張樂，遽索周祖畫像懸壁，涕泣不已。賓佐惶駭，告使臣曰：“令公被酒失其常性，幸勿為訝。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，筠雖緘書上太祖，心已畜異謀，太祖手詔慰撫之。是時，筠子守節為皇城使，嚐泣諫，筠不聽。太祖又遣守節諭旨曰：“吾聞汝諫汝父，汝父不聽，吾今殺汝，何如汝歸語汝父，我未為天子時，任自為之，既為天子，獨不能臣我耶？”守節白筠，筠謀愈甚，遂起兵，令幕府為檄書，辭多不遜。從事閻丘仲卿獻策於筠曰：“公以孤軍舉事，其勢甚危，雖倚河東之援，亦恐不得其力。大梁兵甲精銳，難與爭鋒。不如西下太行，直抵懷、孟，塞虎牢，據洛邑，東向而爭天下，計之上也。”筠曰：“吾周朝宿將，與世宗義同昆弟，禁衛皆舊人，聞吾之來，必倒戈歸我，況有儋珪槍、撥汗馬，何憂天下哉。”儋珪，筠愛將，有勇力，善用槍；撥汗，筠駿馬，日馳七百里，故筠誇焉。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、閑廄使李廷玉，遣判官孫孚、衙校劉繼忠送於劉鈞求濟師。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，往據其城。

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眾來援，至太平驛，筠以臣禮迎謁，見鈞兵衛寡弱，甚悔之，而業已然矣。鈞封筠西平王，賜馬三百匹，召與之語，筠自言受周祖大恩，敢愛死不寤。鈞與周祖有世仇，鈞默然，遂疑之。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，筠心不能平，頗與讚不協，鈞復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。

筠有馬三千匹，辟鞠場閱習，日夜謀晝為寇。留其子守節守上黨，引眾南向。太祖遣石守信、高懷德將兵討之。敕曰：“勿縱筠下太行，急進師扼其隘，破之必矣。”又遣慕容延釗、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，與監軍李崇矩破筠眾於長平，斬首三千級。又攻大會砦，下之。

太祖遂親征。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，群臣六軍皆負之，即日平為大道。與守信、懷德會，破筠眾三萬於澤南，降者三千餘，殺筠監軍使盧讚，擒筠河陽節度範守圖，筠走還保澤。太祖至，列柵圍之，筠龍捷使王廷魯、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，筠益失援。太祖親督戰，拔其城，筠赴水死，獲鈞相衛融，鈞懼而遁歸。太祖進伐上黨，守節以城降，釋其罪，賜襲衣、金帶、銀鞍勒馬。是日宴從官，守節預焉，以為單州團練使；以昭義軍節度副使趙處願為郢州刺史；節度判官孫孚為屯田郎中；觀察判官史文通為水部郎中；前遼州衙內指揮使馬廷禹為右監門衛將軍，領壁州刺史。

筠性雖暴，事母甚孝，每怒將殺人，母屏風後呼筠，筠趨至，母曰：“聞將殺人，可免乎？為吾曹增福爾。”筠遽釋之。筠稍知書，頗好調謔。初名榮，避周世宗諱，將改之，或令名“筠”，筠曰：“李筠，李筠，玉帛雲乎哉。”聞者皆笑。

筠有愛妾劉氏，隨筠至澤，時被攻城危，劉謂筠曰：“城中健馬幾何？”筠曰：“爾安問此？”劉曰：“孤城危蹙，破在俄頃，今誠得馬數百，與腹心潰圍，出保昭義，求援河東，猶愈於坐待死也。”筠然之。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，以是夕將出，或謂筠曰：“今帳前計議，皆云一心，縣門既發，不可保矣，倘劫公而降，悔其可及。”筠猶豫不決。明日城陷，筠將赴火，劉欲俱死，筠以其有娠，麾令去。守節既購得之，果生子焉。

字節字得臣，初補東頭供奉官。廣順中，嚐以心疾乘醉擊殺供禦白鶻，筠上章待罪，詔釋之。四遷至皇城使，曆單、濟二州團練使。乾德六年，出知遼州。開寶三年，改和州團練使。四年，卒，年三十三。無後，以劉氏所生之弟為嗣。

李重進

李重進，其先滄州人。周太祖之甥，福慶長公主之子也，生於太原。晉天福中，仕為殿直。漢初，從周祖征河中。廣順初，遷內殿直都知，領泗州刺史，改小底都指揮使。二年，改大內都點檢、權侍衛馬步軍都軍頭，領恩州團練使，遷殿前都指揮使。三年，加領泗州防禦使。顯德初，領武信軍節度。

重進年長於世宗，及周祖寢疾，召重進受顧命，令拜世宗，以定君臣之分。世宗嗣位，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。從世宗征劉崇，戰於高平，不利，大將樊愛能、何徽以其眾遁，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。既而太祖先以麾下犯敵，重贊繼領所部力戰，世宗躬率衛兵合勢，周師復振，崇遂大敗。以功領忠武軍節度。及進討太原，又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。師還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。

世宗親征淮南，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。俄聞李穀攻壽春不克，退保正陽，促重進兵助之。吳人以穀退為懼，乃發兵三萬餘，旌旗輜重亙數百里；又發戰棹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，列陣鼓噪而北，橫布拒馬以萬數，皆貫以利刃，維以鐵索；又刻木為戰形，立陣前，號“ 撻馬牌 ”，皮囊貯鐵蒺藜以布戰地。時周師未朝食，吳師奄至，周師望其陣皆笑之。宣祖領前軍與重進、韓令坤合勢擊之，一鼓而敗，斬首萬餘級，追奔二十餘里，殺大將劉彥貞，擒裨將盛師朗數十人，降三千人，獲戈甲三十萬。世宗大悅，詔書褒諭，即以重進代穀為行營招討使，賜襲衣、金帶、玉鞍、名馬。

三年，以重進為廬、壽等州招討使。時李繼勳主壽春，重進駐軍城北，閒城南洞屋為淮人所焚，將議退軍。會太祖自六合歸，道出壽州，因駐師旬餘，重進倚以為援，兵威復振。吳人大懼，以重進色黔，號“ 黑大王 ”。

張永德屯下蔡，與重進不協。永德每宴將吏，多暴重進短，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，將吏無不驚駭。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，世宗不之信，亦不介意。二將俱握重兵，人情益憂恐。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，命酒飲，親酌謂永德曰：“ 吾與公皆國家肺腑，相與戮力，同獎王室，公何疑我之深也。 ”永德意解，二軍皆安。李景知之，密令人齎蠟書誘重進，啖以厚利，重進表其事。時行濠州刺史齊藏珍亦說重進，世宗知之，假他事誅藏珍。

詔重進夾淮城正陽、下蔡，既成，上其圖。俄又敗淮兵二千餘於塌山北。時圍壽經年未

下，吳遣將許文縝、邊鎬舟師數萬，溯淮來援。文縝維舟淮南，據紫金山，山距壽數里，設十餘砦，連亙相望，與城中烽火相應；又南築夾道，將抵壽為饋路。重進伺其城北展砦，出兵擊之，敗五千餘眾，奪二砦，獲器甲甚眾。世宗幸壽，宴從官，召重進賜戎服、玉帶、金銀器、繒彩、鞍勒馬。及克壽，錄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，又改天平軍節度，仍為招討使。

四年，攻取濠州南關城，其團練使郭廷謂以兵萬餘降，獲糧數萬斛。從平楚州，命先還揚州。五年，世宗在迎鑾，遣重進將兵赴廬州。會李景請畫江為界，世宗遂還，留重進戍守，景遣人以牛酒來犒，俄乃還鎮。六年，世宗北征，次博州，重進來朝，賜宴行宮，即命將兵先趣北面，及世宗駐瓦橋關，重進與諸將率師而至。時關南已平，議進取幽州，會世宗不豫而止。即命率所部赴河東，次百井路，敗並人五千餘，斬二千餘級。恭帝嗣位，加檢校太尉，改淮南道節度。

太祖即位，以韓令坤代為侍衛都指揮使，加重進中書令。既而移鎮青州，加開府階。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，分掌兵柄，常心憚太祖。太祖立，愈不自安，及聞移鎮，陰懷異志。太祖知之，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鐵券，以安其心。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，為左右所惑，猶豫不決。又自以周室近親，恐不得全，遂拘思誨，治城隍，繕兵甲，遣人求援李景，景懼而不納，聞之太祖。監軍安友規常為重進所忌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，為眾所拒，逾城得脫。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，盡殺之。

太祖遣石守信、王審琦、李處耘、宋偓四將率禁兵討重進。會友規至，賜襲衣、金帶、器幣、鞍馬，以為滁州刺史，監前軍。太祖謂左右曰：“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，重進不體朕心，自懷反側，今六師在野，當暫往慰撫之爾。”遂親征，次大儀鎮。石守信遣使馳奏，揚州破在旦夕，願車駕臨視。太祖徑至城下，即日拔之。初，城將陷，重進左右勸殺思誨，重進曰：“吾今舉族將赴火死，殺此何益。”即縱火自焚，思誨亦為其黨所害。太祖入駐城西南，閱逆黨數百人，盡戮之。重進兄深州刺史重興，聞其叛，自殺。弟解州刺史重讚、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。

初，重進謀舉兵，遣親吏翟守珣往潞，陰結李筠。守珣素識太祖，往還京師，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，太祖問曰：“我欲賜重進鐵券，彼信我乎？”守珣曰：“重進終無歸順之誌。”

太祖厚賜守珣，許以爵位，且令說重進緩其謀，無令二凶並作，以分兵勢。守珣歸，勸

重進養威持重，未可輕發，重進甚信之。及李筠誅，重進反書聞，並如太祖之策，其不信鐵券，亦如守珣所雲。揚州既平，購得守珣，補殿直，俄為供奉官。

又有張崇詁者，周廣順初，為樞密承旨。二年，出為解州刺史、兩池榷鹽使，多規畫鹽池利害。顯德三年，改德州，又改泗州、澤州。崇詁本名崇訓，恭帝嗣位，避諱改焉。重進赴淮南時，道出泗上，崇詁說以畜兵完城之計。重進敗，事露，詔捕之，棄市，籍其家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